

## 《隐峰野史别录》叙录

刘 昌 润

《隐峰野史别录》一册，不分卷，朝鲜安邦俊撰。邦俊事迹无考。书中有云：“年逾弱冠，出入义旅”，则其生年当在明隆庆间，是一位积极参加壬辰卫国战争的义士。是书初稿草成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（一五九六），至天启七年丁卯（一六二七）脱稿，时邦俊已经年逾五十了。康熙二年癸卯（一六六三）始由兴阳县乡刊行。按兴阳地处海隅，尝迭受丰臣秀吉侵扰，邦俊从军或与此有关，殆为兴阳县乡人。

后传钞本流入日本，辗转迻录而未刊行。日本嘉永三年庚戌（即道光二十九年，一八五〇）渡边鞞据传钞本校订重梓，即此本，已距朝鲜原槧近二百年了。书前有樱关室克、佐藤槐及朝川麴三序，后有渡边氏识语。扉页题“隐峰野史别录”，“嘉永己酉仲冬有孚尔斋刊”。半板九行，行二十字。楷书挺秀，具嘉道间刻本风格。行间注有片假名。惟破句讹字，展卷皆是，此亦异国书刻所难免。此本为吴兴刘氏嘉业堂旧藏，有藏印。卷间夹有嘉业堂藏书签，题作三卷，明高丽刊本。盖未细检内容，亦未考知嘉永为日本年号。

邦俊所记皆亲历目击。又于乙未冬（一五九五）遇林遇华，遇华在晋州之围中尝缒城突围求援，为日军所执而遁回，与邦俊

涕泣以道围城情状；后又得《鳌城日记》，“参互考订”，皆有依据，固不仅得之传闻而已。邦俊以为当时“忠臣列传及诸公记事”多所阙遗，“又未免吹竽混真之议”，故记此“以图不朽”。作者撰述的意图当在订补史籍的闕阙。全书收文三篇，一曰《壬辰录》，记赵重峰召募义兵抗敌图存始末。一曰《露梁记事》，记偏将宋希立身负重创，奋然代行将令，卒获海战大捷事略。一曰《晋州叙事》，记忠义兵使黄进等率军民合力死守晋州经过。

《壬辰录》以赵重峰创建义兵为主线，概述十年来李朝政事腐败，武备废弛以及外交怯妄的嬗变因果。先是朝臣经筵议事，李珥请养兵十万以备缓急；而上下皆以军旅非急务，恬嬉如故。加之官吏偏私逢迎，瘠民自豢，以致人心怨叛，甚而逃亡日本，但朝廷“不以为忧”。后五年，日船骚扰兴阳县一带，扣探虚实，而李朝守将竟无敢抗御者。于是李朝积弱乃暴露无遗。自丁亥（一五八七）至己丑（一五八九）三年间，丰臣秀吉遣使议和、求和亲、请通信使不绝。其来书有云：“将一超直入大明国，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，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，在吾方寸中。……”其假途灭虢之心固已昭然，而李朝使臣金诚一竟以其言可信，夸张诬诳，媾和罢防。赵重峰虽极力反对通款，又请豫修战守之备，均不顾。此战前大概也。

万历二十年壬辰（一五九二年）四月，丰臣秀吉遣大军二十万众侵朝，长驱直入，几席卷八道之地。李朝宣祖李昞仓皇出走，奔义州，求援之使络绎于途，请内属明朝。“内外汹汹，皆以为国事无复可为”。及五月下旬，赵重峰召募义旅于湖右，金健斋起兵湖西，李舜臣、郑运水师大捷闲山，人心稍定。义旅倡议之初，应者云集。“巡察及列邑守令以为不利于官军，多方阻挠”，而“数日之内，应募者近千人”。有安世献者，尝滥杀本国人剃发以充日本人冒邀战功，怨重峰揭发其罪，进谗于巡察。盖巡察正无尺寸功，恐重峰得志而治其逗留之罪。于是“移文列

邑，囚系应募人父母妻子”，并派官军劫持义兵，囚禁狱中，使已募集义兵尽散。

重峰不得已重返湖右召募“不籍于官军者千六百人”，配合官军直捣青州，几克而暴雨骤寒，功亏一篑。日师懔于“义兵冒死直前”的锋锐，不敌遁走。重峰“请散米粟以赈民，授牛马以备耕”，使民恢复。防御使李沃与巡察籍口免以资敌，尽焚仓粟辎重而去。当时重峰军中仅余粗粝数斛而已。于是义兵不得不回家备治冬衣，准备西上勤王。巡察惧重峰入朝揭其罪恶，一面佯与联合防守两湖以羁縻之；一面捕囚回家义兵，致重峰帐下与共生死的义兵只剩下七百人。巡察和安世献又广布卡哨，检查入朝士人，封锁消息，使不得上闻。奸人误国，令人发指。

文后附论赞一篇，阐明重峰忠义爱国的大节和深谋卓识的才能。盖重峰素不容于朝中群小，其在五年前有疏云：“窃算宇宙以来愠于群小者，未有甚于贱臣。”作者读此，“未尝不掩[卷]而叹，继之以流涕也”。按赵重峰所创立义军不一年即有很大发展。在晋州之围中参战义军就有右义兵、左义兵、复仇义兵、熊义兵、飞义兵、彪义兵等数万众；以及没有参战的红义兵等。不仅与官军并肩战斗，且有部分义兵由官将率领，“官”、“义”合一，成为打击敌人的劲旅。

《露梁纪事》不足一千言而文笔生动，写偏将宋希立事迹，慷慨悲壮，跃然纸上。是役之成为结束持续七年之久反侵略战争的大胜，希立有殊功焉。露梁大捷在万历二十六年冬十一月。前此，明、朝两军已自罗老岛“进据獐岛”，以断日师水陆相连之势，“待其师老粮尽”而攻之，其计出于希立。日师既困，会丰臣秀吉死，军有归志，乃佯请于明水师都督陈璘允其遣小舟联络陆军归国。能及时识破其约归是假，约战是实者，也是希立。主张“移阵大洋，决一死战”，以摆脱“腹背受敌”窘境者，计亦出于希立。计定，明、朝两师潜发，凌晨于闲山前洋与敌接

战。陈璘被围，朝鲜统治使李舜臣“极力解救”，而身先士卒，致敌重创者，亦希立也。希立既暴露阵前，敌“束丸齐放”，弹伤其额，“仆地几绝”，舜臣“大惊起立，丸中腋下”，气绝殉职。一时“船上惊惶”，希立不顾伤重，“裂衣裹额，即上将坐”，号令全船止哀镇静，“代执旗鼓，促战益急”。卒重创日师，获得大捷。

文中所记，多与我国史书有出入，颇具参考价值。盖朝鲜水师经过李舜臣苦心经营，实力颇得恢复，故前此一年曾有鸣梁海战的胜利。据书中所载刘綎致日将清正函中，当时朝鲜水师已是拥有多种类型船舰的海上军事力量。

晋州围城之役在壬辰次年，即万历二十一年（一五九三），时明朝援军三十万已经入朝，克平壤、逼王京。及碧蹄失败后，锋锐顿挫。明经略兵部右侍郎宋应昌急图事功，附和议和之说，遣沈惟敬议封贡，独留总兵刘綎拒守。綎知日师将攻晋州，乃致书日将清正，说其退兵。其书史书不载，爰录如下：

日出毁我属国，兵〔连〕祸结，上皇赫怒。特命节钺，分遣虎臣，意图尽戮长鲸，永靖东海。迨因沈惟敬往回面讲，日出遂能倾心解甲，纳款乞盟，尽行退还，引类归国。又从釜山遣小西飞弹守、久大夫叩天朝俟命。一念至诚，深可嘉赏。故天朝所遣百万兵尽止鸭绿江头。大将李某统兵二万驻王京，郭总兵某、李总兵某领二十万驻辽东，吴副总某及其他诸将领兵分布平壤、开城者又十余万，俱按不动。恐一交锋，便爽约议，失我堂堂天朝覆载度量。不意汝等归意不决，复攻晋州，顿背前约，云泄旧愤。夫朝鲜八道士女横罹荼毒者，枕骸遍野，悬首盈竿，亦云惨极，更复何仇？矧晋阳黑子之城，何必以小嫌介意而失大信于中国哉？及今尚且易虑改心，撤兵东返，则我辈必不举兵相加，失信外国。若复执迷，兵难遂寝。必发鸟尾福船、楼船、龙槽、柏槽（按、俱疑是艘字之讹）、沙舩、舱船、铜铰小舫海肋（按肋当作朋）、八喇唬，八桨等舩，庄载百万，邀截海崖。断汝归路，绝汝粮餉。不待决战，尔将自毙岛屿，片甲不还矣。且关白与汝原是比较，尔等被彼牢

笈，俱听驱使。关白既慕天朝而纳贡，汝等何向晋州而复围？今日进退之间，利害所关非细，三思自审，免悔噬脐。

一纸书信，自然抵不了十万貔貅，及信使沈惟敬还，朝方都元帅金命元、巡察韩孝纯力请发兵解晋州之危，而惟敬竟以献城为对。时刘綎在大丘，宋应昌在京城，南京、尚州也俱有明师重兵。六月十四日日师数十万自东莱向晋州进发，明师按兵不动。围城前两天（即六月十九日）明师遣使与朝鲜尚州牧使郑起龙视察晋州城池，还说：“南有大江，北有深池，实天作之地。且刘总兵欲为外援，自大丘动兵，前锋已到咸阳，遣我辈先谕云”。次日沈惟敬竟又来信请空城避锋。明将见城中群情激昂，叹曰：“一城皆义士，吾当告急赴援”。一去不返。时倡义使金千儔亦遣梁山涛等致书刘綎乞师求援，书中言语激烈，山涛陈辞慷慨，綎为之动容，但终无出师意。致使晋州孤城无援失守。盖其时明总兵官李如松已班师回国，军中早无斗志矣。当时朝内言路交章诋其议和误国，是有其充分依据的。惟史书失于简略，赖此得以补其阙遗。

晋州之役，不仅义兵与官军并肩战斗，即军中文士也“亲持酒食，巡城餉士”，担任后勤。全城人民助役构筑工事，垒高阜“一夜而成”，置炮阜上，轰毁敌方俯攻城内的炮火阵地，同仇敌忾，确是一场全民战争。

是役也，朝军民不仅英勇顽强，以寡敌众；且战术机智巧妙，多次击退进攻。忠清兵使黄进尤为突出。书中说：

贼又作木柜，披以兽革，负戴而毁城。进以大石滚下，杂以射炮，贼乃退。贼又于东门外建二大木，上设板屋，放火城中。屋比延薰，烟焰涨空。进亦设板屋，半晌而成。遂用火炮中破贼窟，贼乃退。……〔日〕筑五阜于东西两门外，结竹为栅而放丸……进等放火箭毁栅，贼乃退。贼又作大柜，置四轮车上，锐卒数十，各穿坚甲，推挽而进，以铁锥凿城。进等束火灌油而投之，柜贼尽死，贼乃退。

围城之第七天，晋州牧使徐礼元巡城失职，敌兵大至。黄进率众奋战，毙敌千计。进俯视城下，中弹死难。后礼元怯战先退，全军大溃，城破失守。一城军民几全部殉难。有的“北向再拜，赴水南向而死”。佐郎梁山涛善泅，义不独生，同时殉难。有的“奋剑攻敌，抵死乃已”。金海府使李宗仁“搏斗至南江，左右腋各挟一贼，大呼赴水曰：‘金海府使李宗仁死于此云’”。于是全城六、七万人无噍类矣。

卷首佐藤槐序云，此书虽“琐琐小册”，但“事迹皆系其所目击，……有足以补史家之阙者”。槐序以为和议册封之事仅见于刘綎书中，不详始末，乃小西行长与沈惟敬之诈谋，非真有其事也。但序中又称其家“尝藏明主谕丰公文一通，盖幸免丰公之破裂者”。揣其词意，或者事涉封贡，或者斥责侵朝，其不敬处当较綎书为甚，致不免触怒“丰公”也。惜其原文今不可见，成了阙轶的史料。

